紅樓真夢/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六回　慶生辰飛花開綺宴　報春暉入夢遺金丹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母和鳳姐等在留春院鬥牌，結算是鳳姐贏了，他原說贏的錢不許掖起，要改天再做個東道。此時自不便改口，便說定後天十七備了酒，在舊月賞梅花，帶頭請晴雯紫鵑諸人還席。

黛玉見天色已晚，便向賈母道：「老太太的晚飯，就擺在這裡罷。」賈母答應了，又留迎春、香菱、尤三姐等在此同吃。直到擺了晚飯，大家方散。寶黛二人和鳳姐都送賈母至上房，見賈母高興，仍陪著說笑。忽見紫鵑走來，悄回寶玉黛玉道：

「寶姑娘史姑娘都來了，在園子裡等著呢。」寶黛二人俱不知來因，不覺愣了一愣，忙即同紫鵑入園。紫鵑一路走著，才說起他們幾個人，借著慶賞花朝替寶黛合做生日，晴雯又去邀了寶釵湘雲，等晚上人靜了，重開夜宴。寶玉聽了大喜道：「你們瞞著做什麼？早說了，我還許添點新鮮玩意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就鬧得很夠了，明兒老太太見了他們，問起為什麼來的，可怎麼說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見了他們，只有喜歡的，怕什麼。」

說著，已到了留春院。走過抱廈，便聽見寶釵湘雲說話的聲音。湘雲道：「這一向可把我悶壞了，若是一個人來得了，我早就飛了來啦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白天請老太太

賞花朝，就沒替我們先回一聲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這還是我們偷著請的，可別給漏了餡。擔個不是不要緊，到底不大合式。」說著，黛玉已走進屋來，笑道：「誰請你們的？這時候趕了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我們特來拜壽的，還在乎請不請麼？」寶玉笑嘻嘻的，指著晴雯道：「都是你弄的鬼，你估量我們不知道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那裡有耳報神這麼快，一定是紫鵑這蹄子說的，怎麼一句話也擱不住？」黛玉笑向寶釵道：「姐姐，我聽說你當了老太太高興的了不得，所以不想著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瞧這顰兒，饒著不請我還要說歪話，我若當了老太太，你還只當小太太麼？」湘雲道：「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。你那年種的蠟梅，居然成了樹，今年開得很好的花。我們大家起社做詩，你也該補做一首才是。」黛玉道：「就是那年盆裡開殘的那一棵麼？那點小棵棵都成了大樹，怪不得寶丫頭要成了老太太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那蠟梅你還不在意，還有一件事你聽了一定喜歡。你那會念詩的鸚哥，我新近尋了回來，在怡紅院養著哪。

「黛玉笑道：「這倒是想不到的，他還是那個樣兒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倒比先長得好了，你幾時回去看看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別盡著說閒話，咱們預備擺起來罷。」晴雯道：「忙什麼，咱們索性把二姑娘香菱都請了來，人多了更有趣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可叨登的大發了！」寶玉道：「到了這裡，難道還有人管著咱們不成？要請就快請去。」麝月金釧兒連忙分頭去請。迎春本來好冷靜，香菱還有些避嫌，都推說身子不好。禁不得他們軟磨硬扯，一時也都來了。

晴雯紫鵑看著侍女們在暖閣裡擺了圓桌，一色的精緻果碟。

又開了兩壇百花釀，斟到杯中光如琥珀。晴鵑諸人先要讓寶玉、黛玉、寶釵三人上坐。寶玉道：「咱們應該讓客才是。」大家讓了半天，方才坐定。上面是湘雲、迎春、香菱坐了，寶釵坐在香菱之下，然後寶玉黛玉和眾人都團欒就坐。晴雯紫鵑等輪流敬了酒，湘雲道：「乾喝沒有意思，還是猜拳罷。咱們來個登壇點將，先推兩個大量的做元帥。」黛玉道：「這裡只有你夠做元帥，誰還敢和你對壘。我看不如行令，我們尚可勉強奉陪。」寶釵道：「酒令不過那幾種，要找個新鮮有趣的，還要雅俗共賞才好。史妹妹記得多，請你做令官罷。」紫鵑道：「前天來的那位仙女送給我一本《百花令譜》，史姑娘瞧瞧用得用不得？」說著，便從架子上取了一本錦裝小冊給湘雲看。寶釵香菱也湊過來同看，說道：「這個還有點意思，可是得用色子。」黛玉看那令譜凡例，說明用骰子兩顆擲了名色，按著譜中方法照行。

一時四兒取了骰盆來，大家擲了紅，應該黛玉起令。黛玉道：「這令我沒行過，不

知擲出什麼花樣來呢？」噹啷一擲，看是一顆四，一顆六。大家都道：「這一定是好的。」翻起譜來，這名色叫做「錦屏春色」，畫了一枝海棠，底下有句曲子是「沈醉東風汗漫遊」，得此者合席公賀一杯。芳官把各人的杯斟滿了，湘雲請黛玉先喝，黛玉只喝了一口。寶釵笑道：「令譜上要你『沈醉東風』，只抿一抿那裡好算。況且是頭一杯壽酒，你喝了，大家才好喝。」黛玉只得飲乾。然後眾人同乾了賀杯，重新擲紅，數到湘云。

湘雲擲的是兩個么，笑道：「我知道擲不出好的來，這是兩眼望青天，還要查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又不是擲升官圖，擲了『臟』必要罰的，且看譜罷。」麝月檢出譜來，題作「玉盤清影」，畫了一枝白芍藥，那句曲子是「早現出珠輝玉麗」，得此者自飲一巨杯。湘雲笑道：「任他說得多麼好聽，到底還要受罰。這裡也沒有大杯，只喝一杯算了罷。」眾人那裡肯依，金釧兒尋出個白玉酒碗來，斟得滿滿的，硬迫著他喝了。

又擲紅，數到寶釵，寶釵笑道：「好色子，別叫我受罰，給我一個好的。」擲下去卻是一顆五，一顆六。忙即自己查譜，原來這名色叫做「珠簾春信」，畫了一枝紅梅，再看那句曲子是「俏東君春心偏向小梅梢」，得此者自飲一杯，左邊坐的同飲一杯，海棠陪飲一杯。大家看來左邊恰是寶玉，那海棠恰是黛玉。湘雲迫著晴雯把三人的杯子斟滿，催他們同飲。寶玉一仰脖子喝了；寶釵喝了半杯，那半杯悄遞給麝月代飲；黛玉只是不喝，湘雲走過來硬灌他，一半都撒在衣襟上，忙叫紫鵑拿手絹擦了。

又擲紅，數到芳官，芳官一拿骰子就叫紅，一顆已坐定是四，那一顆還在亂轉，叫了半天，卻轉出一個么來。芳官笑道：

「這色子太不聽說了。」金釧兒替他翻譜，寫的是「杏園佳月「，畫了一枝半開的杏花，那曲句是「花搖燭，月映窗，把良夜歡情細講」，得此者與主人對飲一杯。芳官笑道：「這主人算是那一位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若說地主呢，你們二爺和兩位奶奶都得喝。若算今天席上的主人，你們七個人也都得算上，這可熱鬧了，快斟酒！」黛玉道：「既是酒令，只能論席上的。什麼地主不地主，不是瞎胡扯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這話很對。令官太武斷，我們決不服的。」寶玉面軟，被湘雲擠對著，和晴雯、紫鵑、麝月、金釧、藕官、四兒都部芳官喝了。

底下又數到晴雯，擲的是一顆么，一顆三。晴雯笑道：「這是和牌，咱們講和了罷，誰也不用喝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那可由不得你！」檢譜一看，叫做「蓉渚晴波」，畫了一枝芙蓉，那句曲子是「環[illegible]濕，似月下歸來飛瓊」，正要看怎麼喝酒，忽聽門外有人

大笑道：「你們瞞得好，這可叫我抓著了。」大家猛覺一驚！

回過頭一看，那人已走了進來，卻是鳳姐。後面還有尤二姐鴛鴦，眾人忙都起來讓坐。寶玉笑道：「他們因為老太太沒睡呢，怕鳳姐姐、鴛鴦姐姐走不開，正要打發人瞧去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不用你替他們描補，他們就不請我，我也是要來的。「鴛鴦笑道：「我算的卦有多們准，若不來，白放過了他們。「紫鵑麝月忙招呼添了坐椅杯箸，大家重又坐下。黛玉問道：「你們怎麼會知道的？」鴛鴦笑道：「剛才老太太看著你們黏不唧的走了，就猜到必是又做什麼玩，叫我們先來瞧瞧。若有好玩的、好吃的，他老人家還要攤上一份，說是不能白饒了你們。」又瞧著寶釵湘雲道：「你們什麼時候來的？來了又不上去，老太太剛才還問起呢。」

寶釵湘雲聽了，都有些侷促不安。黛玉笑道：「你信他的話，老太太這時候還不歇覺麼？他是來嚇唬咱們的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真是個機靈鬼，有了你，我們的花招兒都使不成了。如今先罰我造謠訛詐好不好？」說著，舉起杯了就喝乾了。又說道：「我是領過罰了，這可得問你們三大罪。頭一件是夤夜縱酒，第二件是容留匪類，第三才是請客不均。你們說該怎麼罰？」鴛鴦笑道：「我替他們講個情罷，本來每人應罰三杯，姑念初犯，各罰一杯了事。寶二爺是窩主，也得罰一杯才算公允。」晴鵑諸人推托不過去，只得都喝了。寶玉也喝了半杯，那半杯，芳官就他手中乾了。

鳳姐問道：「你們行什麼令？」湘雲將那百花令譜大概說給他聽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們都是文縐縐的，我可仰攀不上，改個俗的罷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咱們先豁個搶三。」當下就三元四喜彼此對豁起來。偏是湘雲連輸了兩個劈面，鳳姐也掛了紅。

那邊尤二姐和金釧兒也隨著豁起，呼五喝六非常起勁，手腕上金翠鐲子碰得丁當的響。

鴛鴦說道：「這種喝法濫醉無味，不如揀戲曲的句子飛花，比那個令省心點。」迎春香菱都道：「這倒是雅俗通行的。」

大家推迎春首坐起令，迎春說了一句是「長似他三春花柳」，剛好飛到寶釵，寶釵飲了門杯，說道：「我記的曲子可有限，彷彿《規奴》那出有一句『怎如柳絮簾櫳，梨花庭院』，就是他罷。」大家數到鳳姐，鳳姐笑道：「你作弄我呢。我剛好有六個字兩句，一句是『花朝擁』，送給你，一句是『月夜偎』送給林妹妹，你們分均勻了，不要

吃醋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底下那一句『嘗盡風流滋味』，送給誰也不配，只好回敬你了。」鳳姐臉上不覺紅了一紅。湘雲道：「你們只顧鬥嘴，鳳姐姐酒還沒喝呢也沒人管。」

鳳姐只得也將門杯喝了，數那花字，正輪到尤二姐。尤二姐笑道：「姐姐的酒倒不外賣。」他素來本就能喝，舉杯一飲而盡，念了一句道：「往常見紅日影弄花梢」，湘雲笑道：「這句何其綺麗！」黛玉瞧了湘雲一眼，那花字恰飛到藕官。藕官佯作舉杯樣子，把酒都倒在手巾裡了，念道：「怎那些無情花鳥也情癡」，數那花字，飛到黛玉，黛玉把酒杯遞給寶玉替喝了，只想不出句子。湘雲盡著催他，好一會，方想出一句來，念道：「怕不似樓東花更好」，寶玉替數那花字，卻是香菱。香菱舉起空杯子要喝，湘雲指著道：「那杯裡沒有酒。」紫鵑道：「就有也涼了，另換一杯罷。」

說著，便提壺斟滿，鳳姐催著香菱喝了。香菱曲子本不甚熟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端的是花輸兩頰柳輸腰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薛大奶奶有多麼漂亮！」說得香菱很不好意思，那花恰又飛到寶釵，寶釵道：「越怕他，越要尋到頭上，叫我那裡找好句子去？」湘雲道：「我替你說了罷，『博得個月夜花朝真受享」

鳳姐笑道：「你怎麼把月夜花朝都替他攬了去，林妹妹要不依呢！」鴛鴦笑道：「傳遞不能算的，還得受罰。」迎春替他講情方罷。

算那花字是麝月，麝月門杯只剩小半杯酒，端起來喝了，說道：「直飲到月轉花梢。」飛到迎春，大家都沒理會，只寶玉瞧出，向麝月笑了一笑。迎春道：「酒也夠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我說一句收令罷。」舉杯念道：「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壽」，飛到鳳姐，二人將酒對飲了，便算收令。大家都道這句收得真巧，又對景又吉祥，應該公賀一杯。晴雯招呼侍女通換上熱酒，又都喝了。

當下迎春、香菱、鴛鴦站起要走，鳳姐對尤二姐道：「咱們也和鴛鴦姐姐一起兒走罷，路上有個伴兒好多著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麼大的月亮，各處又都有燈，怕什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上回叫小蓉大奶奶嚇破了膽啦！」眾人聽得都笑了。香菱笑道：「史姑娘還到我那裡去罷。」湘雲道：「我鬧二姐姐去，明兒一大早起來看梅花。」晴雯紫鵑等再三挽留不住，寶玉、黛玉、寶釵和他們都送至院門外，看那花陰月影非常幽靜，不免徘徊玩賞一番。

依寶玉的意思，還要重新入坐喝個盡興，黛玉道：「樂不可極，姐姐大遠的來了，

咱們說說話兒罷。」寶玉聽了，便命撤去殘席，同釵黛二人回至寢室。他們卸了裝，扣上了門，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話？別人無從聽見。卻是晴雯、麝月、芳官等私下議論，說道：「那回在怡紅院，姑娘們走後，咱們喝的喝、唱的唱，把一罈子的酒都鼓搗光了。到底二爺如今有了兩位奶奶，就像有了管頭似的，只一句話，立時把他的高興收回去了。」這些閒話，不必細表。

次日早起，寶釵黛玉同往舊月▇去尋迎春湘雲，見他們二人正在花下吟賞，黛玉笑道：「史妹妹，你在櫳翠庵住了這些年，看梅花還沒看夠麼？」湘雲道：「到底這裡大片的梅林瞧著過癮。我想那鄧尉香雪海也不過如此。」大家說了一回閒話，便同至賈母處請安。賈母見了，自是歡喜，卻也詫異，問道：

「你們怎麼來的？」湘雲寶釵只說來替黛玉補拜生日，賈母道：「昨兒我們還在園子裡做花朝，可惜你們沒趕上。後兒你鳳姐姐還要還席，索性在這裡玩兩天，等擾了他的，再家去罷。」寶釵湘雲只得答應了。

賈母又問寶釵道：「你老爺太太這兩年不顯老罷？」寶釵道：「老爺這兩年養得倒很好，到底比當司官舒服。太太還是那樣七病八痛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太太是個好脾氣，只是什麼事都看得太真了。世界上的事，一較真就生出無限苦惱。他若能看空一點，包管身子就好了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大太太還是那麼糊塗麼？」寶釵不便深說，只說道：「大太太因為大老爺沒得起用，心裡不大高興，連我們這院裡也不大來。聽說珍大哥哥要替大老爺找個門路，轉轉面子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不指望他做官，做了官又要造孽。那年石呆子在地府告他，你爺爺好容易求了祖爺爺，向閻王說情，才把那狀子批駁了。我背地裡還許了一百卷《金剛經》，替他們和解。你大老爺那裡知道呢？饒說我偏心，我還是放不下。」鳳姐見賈母容色微有不悅，忙用閒話岔開。向湘雲寶釵道：「娘娘上月回來聽說你們來過，似乎怪著不去朝見。你們這回來了也去一趟才對。」寶釵道：「娘娘那裡還是一大早朝見麼？」賈母道：「他早已把那些規矩都免了，你們吃過飯去罷。」

那天午後，寶釵湘雲便同往元妃宮中請見，宮娥們引至內殿，元妃免禮賜坐。詳問榮寧兩府近況，知道皇恩隆重，家道復興，面有喜色，又深贊寶釵持家勤勞。一時又問到湘雲，知他夫逝家寒，單身投傍賈府，也深替湘雲憐憫。說道：「我們姐妹一輩的，不料都如此薄命！還是三妹妹將來或許有些福澤。

「言次歎息不置！又說起在宮裡聽說姐妹們結社做詩，非常眼熱。好容易到了這裡，你們若再起社，千萬算上我。寶釵道：

「可惜我們沒兩天耽擱，若住長了，有娘娘領頭，大家都做詩，可就熱鬧了。」寶釵湘雲又坐了一會，方才興辭。

回至赤霞宮見了賈母，又到園子裡去尋香菱，也談得甚久。

香菱和寶釵談些家事，又惦記他的哥兒唸書。寶釵道：「今年也附在我們家學裡，和蕙兒、權兒都在一起。」香菱方才放心。隨後又同香菱去訪妙玉，妙玉從前和寶釵湘雲就說得投分，他自從見過地獄變相，也不似從前那樣怪僻，此番相見分外親熱。大家煮茗清談，無非談談詩，說說琴趣，又和寶釵下了兩盤棋。

不覺天色已晚，賈母打發人尋寶釵湘雲，等著擺飯，便各自散了。

那晚上，寶釵和寶玉黛玉同回留春院，在燈下閒談。寶釵說起王夫人懸念甚切，勸寶玉得便回去安慰親心，稍心孝道。

寶玉道：「我自從出家得道之後，什麼事都看空了，只有父母深恩，時刻在念，何曾不想家去瞧瞧？一則見面之後仍舊分離，徒然叫太太添一番傷感。二則從前舍親出家，萬分說不過去，有什麼臉回去見太太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不是這種說法。太太不想你也還罷了，既然想著你，你忍心害理不回去瞧瞧，那成什麼人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本來要帶仙丹去給老爺太太，你兩個既這們說，我就聽你們的。明兒送寶姐姐家去，趁便見見太太，抵莊太太訓斥一頓罷了！」一宿易過。

次日便是十七，鳳姐請客原是借著舊月■賞梅為名。目下迎春住在那裡，他素來懶散，不大會收拾屋子，只可把司棋叫來幫忙，又央求湘雲幫同佈置。那一帶梅林，到了春季已結了小小的青梅，卻是梅花仍舊開個不斷，這是太虛幻境比別處不同的。將近晌午，賈母便坐了藤轎入園。鳳姐寶釵等先陪著逛了梅林，方至迎春處。見屋內收拾潔淨，擺設整齊，前次吩咐挪來的字畫，已都掛上。笑道：「房子也像人似的，總要打扮，你們瞧，比先大改樣兒了。我如今只會說不會動，若是我來替他佈置還要好呢。」又對湘雲道：「從前你祖爺爺的書房堆得太亂了就得我去收拾。就是那座枕霞閣，也是我想出樣子來照著蓋的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別往遠裡說啦，就是眼下老祖宗住的上房，還不是他

老人家見天瞧著打掃收拾。過十天半個月，總得換個樣兒。我們說，這些事何必老祖宗操心，我們還辦不了？老祖宗總不肯歇著，也因為是自小弄慣了的。老輩說的，『有一分精神，就有一分福澤』，這話真沒說錯。」寶釵道：「還是鳳姐姐跟著老太太學個幾成，我們笨手笨腳的，又沒有長性，那裡學得上。」

這裡大家說笑，寶玉自拿了一本書，在梅林底下靠著山石坐著看得出了神似的，落得書上、衣裳上全是花瓣。黛玉走過問道：「你看什麼書呢？看得這麼有味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猜猜看？」黛玉道：「你有什麼好書？無非是《西廂記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太真外傳》那幾種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書你沒見過的，比那些都好呢。不信，你就瞧瞧。」黛玉取過一看，原來是顧雪蘋著的《潛圃小言》全是一段一段的，每段至多三四行，有許多名言粹語，又像子書又像語錄，卻把人情世故說得非常透澈。越看越有意思，不由得就細看下去。寶玉笑道：「如何？你也被他引進去了。」黛玉笑了一笑，又見山石上還放著幾本書，忙問那是什麼？寶玉道：「那也是顧雪蘋著的，叫做《搜神瑣志》，全記的是神仙鬼怪之事。我們的事若叫他知道了，必然要記上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還是別叫他知道的好，若把你那些涎臉的事都給記上，你可怎麼見得人？」說著，也取過翻了一翻，又道：「今兒橫豎看不完的，拿回去咱們空的時候細看罷。老太太那裡只怕要擺飯了。」便同著寶玉進屋。此時，香菱和尤氏姐妹，以及晴麝鵑釧芳藕諸人陸續到齊，花團錦簇的，把那間屋子差不多擠滿了。大家陪賈母說說笑笑，正在熱鬧。鳳姐將賈母和眾姐妹的席，擺在正屋裡。另在花■扇外三間小坐落擺了一席，是讓晴麝諸人坐的。那些葷素各菜，都是揣度賈母的口味親自調派的，又挑那最愛吃的，布與賈母。

賈母笑道：「倒是今兒的菜合味，前兒吃的那些花兒，不過名目好聽罷了。」鳳姐服侍賈母吃完了，自己才坐下胡亂吃些。那天，賈母只在迎春房裡歇了中覺，鳳姐迎春等預將牌桌備好，賈母一起來，便湊合成局，至晚方罷。寶釵湘雲晚飯後，陪賈母說了一回話，便回明當晚回去，賈母又各人叮囑一番。黛玉要送他們至榮府，湘雲道：「既二哥哥送我們去，你就免勞尊步罷。橫豎我們常來的，過幾天又見了。」於是，黛玉、鳳姐、迎春只送至赤霞宮門外，湘雲便再三攔住。晴雯、紫鵑、麝月、金釧兒卻都送至太虛幻境牌坊外，看著寶玉引寶釵湘雲二人的生魂飄飄的乘風去了！

卻說賈政那天晚上，在周姨娘房裡歇下。王夫人因春寒尚重，命玉釧兒將地爐中獸炭添了，一面薰暖繡衾，收拾就寢。

朦朧中似乎睡著，忽見寶玉穿著家常衣服，走進牀前道：「太太，寶玉回來了。」

王夫人只當他在家裡似的，說道：「寶玉，你到那裡去了？家裡也不說一聲。走到街上車馬又多，萬一失閃了，或是碰見你老爺，都不是玩的。誰跟你出去的？叫他進來，我還要說說他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太太萬安罷。寶玉不會丟的，我另外安了家啦，改天還要請太太到我那裡瞧瞧去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可更不妥，你璉二哥哥在外頭安了家捅出那麼大的亂子，再說也不是咱們這種人家公子哥兒乾的事。這風聲若吹到你老子耳朵裡，又要捶你個半死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那家不在世上，在太虛幻境呢。老太太、鳳姐姐、二姐姐、林妹妹都在我那裡，我送寶姐姐回來，趁便給太太請安來的。」王夫人這才彷彿想起寶玉是出過家的，便又問道：「寶玉，你不是當了和尚麼？怎麼還是這身衣服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皇上不許我當和尚，我就不當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不當和尚，還不趕快回來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這不是回來了麼？太太只管放心，將來還是寶玉頂你老人家上西天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，你瞧蘭哥兒都做了侍郎，你還是這麼小孩子氣，嬉皮笑臉的，將來怎麼好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回太太，我也做了侍郎，只跟他的侍郎不在一塊兒的，只怕他還沒我做得長呢。」此時，王夫人心裡又像寶玉做了官似的，便說道：「這可好了，我一輩子的心血沒白用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和太太說的只隔了形質，並不隔了神氣。太太只不信，將來到了我那裡，就相信我這句話了。

「王夫人心中也不知是悲是喜，只覺有好些話要說，不知從那一句說起。

忽聽寶玉道：「太太，我要家去了。老爺上頭替我回一聲，說寶玉請安來的。」又從袖中取出兩粒紅彤彤的丹藥，遞與王夫人道：「這是寶玉一點孝心，請老爺太太只管放心服下，不但卻病延年，並且有神仙之分。老爺素來不大信這些，太太好生勸老爺服了，自見功效。」王夫人接過丹藥，寶玉又將服法回明。磕了頭便要走去，王夫人慌了，連忙喚道：「寶玉快回來，我還有話呢。」那時，寶玉已走出門外，王夫人顧不得什麼，也追了出去，口中還喊道：「寶玉快回來！寶玉快回來！「不知寶玉回來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